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

年少爭誇風月，場中波浪偏多。有錢無貌意難和，有貌無錢不可。就是有錢有貌，還須著意揣摩。知情識俏哥哥，此道誰人賽我。這首詞名為《西江月》，是風月機關中撮要之論。常言道：「妓愛俏，媽愛鈔。」所以子弟行中，有了潘安般貌，鄧通般錢，自然上和和睦，做得煙花寨內的大王，鴛鴦會上的主盟。然雖如此，還有個兩字經兒，叫做幫襯。幫者，如鞋之有幫；襯者，如衣之有襯。但凡做小娘的，有一分所長，得人襯貼，就當十分。若有短處，曲意替他遮護，更兼低聲下氣，送暖偷寒，逢其所喜，避其所諱，以情度情，豈有不愛之理？言叫做幫襯。風月場中，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，無貌而有貌，無錢而有錢。假如鄭元和和卑田院做了乞兒，此時囊篋俱空，容顏非舊，李亞仙於雪天遇之，便動了一個惻隱之心，將繡襦包裹，美食供養，與他做了夫妻。這豈是愛他之錢，戀他之貌？只為鄭元和識趣知情，善於幫襯，所以亞仙心中捨他不得。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吃，鄭元和就把五花馬殺了，取腸煮湯奉之。只這一節上，亞仙如何不念其情？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，李亞仙封為汧國夫人。蓮花落打出萬年策，卑田院變做了白玉樓。一床錦被遮蓋，風月場中反為美談。這是：

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鐵也生光。

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，太宗嗣位，歷傳真、仁、神、哲，共是七代帝王，都則偃武修文，民安國泰。到了徽宗道君皇帝，信任蔡京、高俅、楊戩、朱之徒，大興苑囿，專務遊樂，不以朝政為事。以致萬民嗟怨，金虜乘之而起，把花錦般一個世界，弄得七零八落。直至二帝蒙塵，高宗泥馬渡江，偏安一隅，天下分為南北，方得休息。其中數十年，百姓受了多少苦楚。正是：

甲馬叢中立命，刀槍隊裡為家。

殺戮如同戲耍，搶奪便是生涯。

內中單表一人，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，姓莘名善，渾家阮氏。夫妻兩口，開個六陳鋪兒。雖則糴米為生，一應麥豆茶酒油鹽雜貨，無所不備，家道頗頗得過。年過四旬，止生一女，小名叫做瑤琴。自小生得清秀，更且資性聰明。七歲上，送在村學中讀書，日誦千言。十歲時，便能吟詩作賦，曾有一絕，為人傳誦。詩云：

朱簾寂寂下金鈎，香鴨沉沉冷畫樓。

移枕怕驚鴛並宿，挑燈偏惜蕊雙頭。

到十二歲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若題起女工一事，飛針走線，出人意表。此乃天生伶俐，非教習之所能也。莘善因為自家無子，要尋個養女婿來家靠老。只因女兒靈巧多能，難乎其配，所以求親者頗多，都不曾許。不幸遇了金虜猖獗，把汴梁城圍困，四方勤王之師雖多，宰相主了和議，不許廝殺，以致虜勢愈甚，打破了京城，劫遷了二帝。那時城外百姓，一個個亡魂喪膽，攜老扶幼，棄家逃命。卻說莘善領著渾家阮氏和十二歲的女兒，同一般逃難的，背著包裹，結隊而走。

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擔渴擔飢擔勞苦，此行誰是家鄉？叫天叫地叫祖宗，惟願不逢韃虜。正是：

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！

正行之間，誰想韃子倒不曾遇見，卻逢著一陣敗殘的官兵。他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，多背得有包裹，假意吶喊道：「韃子來了！」沿路放起一把火來。此時天色將晚，嚇得眾百姓落荒亂竄，你我不相顧。他就乘機搶掠。若不肯與他，就殺害了。這是亂中生亂，苦上加苦。卻說莘善被亂軍衝突，跌了一交，爬起來，不見了爹娘，不敢叫喚，躲在道傍古墓之中過了一夜。到天明，出外看時，但見滿目風沙，死屍路。昨日同時避難之人，都不知所往。瑤琴思念父母，痛哭不已。欲待尋訪，又不認得路徑，只得望南而行。哭一步，捱一步，約莫走了二里之程。心上又苦，腹中又飢，望見土房一所，想必其中有人，欲待求乞些湯飲。及至向前，卻是破敗的空屋，人口俱逃難去了。瑤琴坐於土牆之下，哀哀而哭。

自古道：「無巧不成話。」恰好有一人從牆下而過。那人姓卜名喬，正是莘善的近鄰，平昔是個游手游食、不守本分，攢吃白食、用白錢的主兒，人都稱他是卜大郎。也是被官軍衝散了同夥，今日獨自而行。聽得啼哭之聲，慌忙來看。瑤琴自小相認，今日患難之際，舉目無親，見了近鄰，分明見了親人一般，即忙收淚，起身相見，問道：「卜大叔，可曾見我爹媽麼？」卜喬心中暗想：「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，正沒盤纏。天生這碗衣飯，送來與我，正是奇貨可居。」便扯個謊道：「你爹和媽，尋你不見，好生痛苦，如今前面去了，吩咐我道：『倘或見我女兒，千萬帶了他來，送還了我。』許我厚謝。」瑤琴雖是聰明，正當無可奈何之際，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遂全然不疑，隨著卜喬便走，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糧，把些與他吃了，吩咐道：「你爹媽連夜走的。若路上不能相遇，直要過江到建康府，方可相會。一路上同行，我權把你當女兒，你權叫我做爹。不然，只道我收留迷途子女，不當穩便。」瑤琴依允。從此陸路同步，水路同舟，爹女相稱。到了建康府，路上又聞得金兀兀四太子，引兵渡江，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。又聞得康王即位，已在杭州駐蹕，改名臨安，遂趁船到潤州。過了蘇、常、嘉、湖，直到臨安地面，暫且飯店中居住，也虧卜喬，自汴京至臨安，三千餘里，帶那莘瑤琴下來，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，都用盡了，連身上外蓋衣服，脫下准了店錢，只剩得莘瑤琴一件活貨，欲行出脫。訪得西湖上煙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，遂引九媽到店中，看貨還錢。九媽見瑤琴生得標緻，講了財禮五十兩。卜喬兌足了銀子，將瑤琴送到王家。原來卜喬有智，在王九媽前，只說：「瑤琴是我親生之女，不幸到你門戶人家，須是款款的教訓，他自然從順，不要性急。」在瑤琴面前，又說：「九媽是我至親，權時把你寄頓他家，待我從容訪知你爹媽下落，再來領你。」以此瑤琴欣然而去。

可憐絕世聰明女，墮落煙花羅網中。王九媽新討了瑤琴，將他渾身衣服，換個新鮮，藏於曲樓深處，終日好茶好飯，去將息他，好言好語，去溫暖他。瑤琴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住了幾日，不見卜喬回信，思量爹媽，噙著兩行珠淚，問九媽道：「卜大叔怎不來看我？」九媽道：「哪個卜大叔？」瑤琴道：「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個卜大郎。」九媽道：「他說是你的親爹。」瑤琴道：「他姓卜，我姓莘。」遂把汴梁逃難，失散了爹媽，中迂遇見了卜喬，引到臨安，並卜喬哄他的說話，細述一遍。九媽道：「原來恁地，你是個孤身女兒，無腳蟹，我家性與你說明罷；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，得銀五十兩去了。我們是門戶人家，靠著粉頭過活。家中雖有三四個養女，並沒個出色的。愛你生得齊整，把做個親女兒相待。待你長成之時，包你穿好吃好，一生受用。」瑤琴聽說，方知被卜喬所騙，放聲大哭。九媽勸解，良久方止。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，一家都稱為美娘，教他吃吹彈歌舞，無不盡善。長成一十四歲，嬌艷非常。臨安城中，這些當豪公子慕其容貌，都備著厚禮求見。也有愛清標的，聞得他寫作俱高，求詩求字的，日不離門。弄出天大的名聲出來，不叫他美娘，叫他做花魁娘子。西湖上子弟編出一支《掛枝兒》，單道那花魁娘子的好處：

小娘中，誰似得王美兒的標緻，又會寫，又會畫，又會做詩，吹彈歌舞都餘事。常把西湖比西子，就是西子比他還不如。哪個有福的湯著他身兒，也情願一個死。只因王美有了個盛名，十四歲上，就有人來講梳弄。一來王美不肯，二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成，見他心中不允，分明奉了一道聖旨，並不敢違拗。又過了一年，王美年方十五。原來門戶中梳弄，也有個規矩。十三歲太早，謂之試花。皆因鴛兒愛財，不顧痛苦；那子弟也只專個虛名，不得十分暢快取樂。十四歲謂之開花。此時天癸已至，男施女受，也算當時了。到十五謂之摘花。在平常人家，還算年小，惟有門戶人家，以為過時。王美此時未曾梳弄，西湖上子弟，又編出一支來：

王美兒，似木瓜，空好看，十五歲，還不曾與人湯一湯。有名無實成何幹。便不是石女，也是二行子的娘。若還有個好好的羞羞，也如何熬得這些時癢。

王九媽聽得這些風聲，怕壞了門面，來勸女兒接客。王美執意不肯，說道：「要我會客時，除非見了親生爹媽。他肯做主時，方才使得。」王九媽心裡又惱他，又不捨得難為他。捱了好些時。偶然有個金二員外，大富之家，情願出三百兩銀子，梳弄美娘。九媽得了這主大財，心生一計，與金二員外商議：若要他成就，除非如此如此。金二員外意會了。其日八月十五日，只說請王美湖看潮，請至舟中。三四個幫閑，俱是會中之人，猜拳行令，做好做歉，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。扶到王九媽家樓中，臥於床上，不省人事。此時天氣和暖，又沒幾層衣服。媽兒親手伏侍，剝得他赤條條，任憑金二員外行事。美娘夢中覺痛醒將轉來，已被金二員外耍得夠了，欲待掙扎，爭奈手足俱軟，繇他輕薄了一回。直待綠暗紅飛，方始兩收雲散。正是：

雨中花蕊方開罷，鏡裡娥眉不似前。

五鼓時，美娘酒醒，已知鴛兒用計，破了身子。自憐紅顏命薄，遭此強橫，起來解手，穿了衣服，自在床邊一個斑竹榻上，朝著裡壁睡了，暗暗垂淚。金二員外來親近他時，被他劈頭劈臉，抓有幾個血痕。金二員外好生沒趣，捱得天明，對媽兒說聲：「我去也。」媽要留他時，已自出門去了。從來梳弄的子弟，早起時，媽兒進房賀喜，行戶中都來稱賀，還要吃幾日喜酒。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，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。只有金二員外侵早出門，是從來未有之事。王九媽連叫詫異，披衣起身，上樓，只見美娘臥於榻上，滿眼流淚。九媽要哄他上行，連聲招許多不是。美娘只不開口。九媽只得下樓去了。美娘哭了一日，茶飯不沾。從此托病，不肯下樓，連客也不肯會面了。九媽心下焦燥，欲待把他凌虐，又恐他烈性不從，反冷了他的心腸；欲待繇他，本是要他賺錢，若不接客時，就養到一百歲也沒用。躊躇數日，無計可施。忽然想起，有個結義妹子，叫做劉四媽，時常往來。他能言快語，與美娘甚說得著，何不接取他來，下個說詞？若得他回心轉意，大大的燒個利市。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，訴以衷情。劉四媽道：「老身是個女隨何，雌陸賈，說得羅漢思情，嬌娥想嫁。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。」九媽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做姐的情願與你磕頭。你多吃杯茶去，省得說話時口乾。」劉四媽道：「老身天生這副海口，便說到明日，還不乾哩。」劉四媽吃了幾杯茶，轉到後樓，只見樓門緊閉。劉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，叫聲：「侄女！」美娘聽得是四媽聲音，便來開門。兩下相見了，四媽靠桌朝下而坐，美娘傍坐相陪。四媽看他桌上鋪著一幅細絹，才畫得個美人的臉兒，還未曾著色。四媽稱讚道：「畫得好，真是巧手！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，偏生遇著你這一個伶俐女兒，又好人物，又好技藝，就是堆上幾千兩黃金，滿臨安走遍，可尋山個對兒麼？」美娘道：「休得見笑！今日甚風吹得姨娘倒來？」劉四媽道：「老身時常要來看你，只為家務在身，不得空閑。聞得你恭喜梳弄了，今日偷空而來，特與九阿姐叫喜。」美兒聽得提起「梳弄」二字，滿臉通紅，低著頭不來答應。劉四媽知他害羞，便把椅兒撥上一步，將美娘的手兒牽著，叫聲：「我兒，做小娘的，不是個軟殼雞蛋，怎的這般嫩得緊？似你恁地怕羞，如何賺得大主銀子？」美娘道：「我要銀子做甚？」四媽道：「我兒，你便不要銀子，做娘的，看得你長大成人，難道不要出本？自古道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九阿姐家有幾個粉頭，哪一個趕得上你的腳跟來？一團瓜，只看得你是個瓜種，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。你是聰明伶俐的人，也須識些輕重。聞得你自梳弄之後，一個客也不肯相接。是甚麼意兒？都像你的意時，一家人口，似蠶一般，哪個把桑葉喂他？做娘的擡舉你一分，你也要與他爭口氣兒，莫要反討眾丫頭們批點。」美娘道：「繇他批點，怕怎的！」劉四媽道：「阿呀！批點是個小事，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麼？」美娘道：「行徑便怎的？」劉四媽道：「我們門戶人家，吃著女兒，用著女兒。僥倖討得一個像樣的，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。年紀幼小時，巴不得風吹得大；到得梳弄過後，便是田產成熟，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。前門迎新，後門送舊，張郎送米，李郎送柴，往來熱鬧，才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。」美娘道：「羞答答，我不做這樣事！」劉四媽掩著口，格的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不做這樣事，可是繇得你的？一家之中，有媽媽做主。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，動不動一頓皮鞭，打得你不生不死。那時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。九阿姐一向不難為你，只可惜你聰明標緻，從小嬌美的，要惜你的廉恥，存你的體面。方才告訴我許多話，說你不識好歹，放著鵝毛不知輕，頂著磨子不知重，心下好生不，教老身來勸你。你若執意不從，惹他性起，一時翻過臉來，罵一頓，打一頓，你待走上天去！凡事只怕個起頭若打破了頭時，朝一頓，暮一頓，那時熬這些痛苦不過，只得接客，卻不把千金聲價弄得低微了？還要被姊妹中笑話。依我說，吊桶已自落在他井裡，掙不起了。不如千歡萬喜，倒在娘的懷裡，落得自己快活。」

美娘道：「奴是好人兒女，誤落風塵，倘得姨娘主張從良，勝造九級浮圖。若要我倚門獻笑，送舊迎新，寧甘一死，決不情願。」劉四媽道：「我兒，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，怎麼說道不該！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同。」美娘道：「從良有甚不同之處？」

劉四媽道：「有個真從良，有個假從良，有個苦從良，有個樂從良，有個趁好的從良，有個沒奈何的從良，有個了從良，有個不了的從良。我兒，耐心聽我分說：「如何叫做真從良？大凡才子必須佳人，佳人必須才子，方成佳配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往往求之不得。幸然兩下相逢，你貪我愛，割捨不下。一個願討，一個願嫁。好像捉對的蠶蛾，死也不放。這個謂之真從良。」

「怎麼叫做假從良？有等子弟愛著小娘，小娘卻不愛那子弟。曉得小娘心腸不對他，偏要娶他回去。拚著一主大錢，動了媽兒的火，不怕小娘不肯。勉強進門，心中不順，故意不守家規，小則撒潑放肆，大則公然偷漢。人家容留不得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依舊放他出來，為娼接客。把從良二字，只當個賺錢的題目。這個謂之假從良。」

「如何叫做苦從良？一般樣子弟愛小娘，小娘不愛那子弟，卻被他以勢凌之。媽兒懼禍，已自許了。做小娘的，身不繇主，含淚而行。一人侯門，如海之深，家法又嚴，擡頭不得。半妾半婢，忍死度日。這個謂之苦從良。」

「如何叫做樂從良？做小娘的，正當擇人之際，偶然相交個子弟，見他情性溫和，家道富足，又且大娘子樂善，無男無女，指望他日過門，與他生育，就有主母之分。以此嫁他，圖個日前安逸，日後出身，這個謂之樂從良。」

「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？做小娘的，風花雪月，受用已夠，趁這盛名之下，求之者眾，任我揀擇個十分滿意的嫁他，急流勇退，及早回頭，不致受人怠慢。這個謂之趁好的從良。」

「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？做小娘的，原無從良之意，或因官司逼迫，或因強棋欺瞞，又或因債負太多，將來賠償不起，別口氣，不論好歹，得嫁便嫁，買靜求安，藏身之法，這謂之沒奈何的從良。」

「如何叫做做了從良？小娘半老之際，風波歷盡，剛好遇個老成的孤老，兩下志同道合，收繩卷索，白頭到老。這個謂之了從良。」

「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？一般你貪我愛，火熱的跟他，卻是一時之興，沒有個長算。或者尊長不容，或者大娘子妒忌，鬧了幾場，發回媽家，追取原價；又有個家道凋零，養他不活，苦守不過，依舊出來趕趁，這謂之不了的從良。」

美娘道：「如今奴家要從良，還是怎地好？」劉田無道：「我兒，老身教你個萬全之策。美娘道：「若蒙教導，死不忘恩。」劉四媽道：「從良一事，入門為淨。況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，就是今夜嫁人，叫不得個黃花女兒。千錯萬錯，不該落於此地。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。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，若不幫他幾年，趁過千把銀子，怎肯放你出門？還有一件，你便要從良，也須揀個好主兒。這些臭嘴臭臉的，難道就跟他不成？你如今一個客也不接，曉得哪個該從，哪個不該從？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，做娘的沒奈何，尋個肯出錢的主兒，賣你去做妾，這也叫做從良。那主兒或是年老的，或是貌醜的，或是一字不識的村牛，你卻不骯髒了一世！比著把你摺在水裡，還有撲通的一聲響，討得旁人叫一聲可惜。依著老身愚見，還是俯從人願，憑著做娘的接客。似你這般才貌，等閒的料也不敢相扳，無非是王孫公子，貴客豪門，也不辱莫了你。一來風花雪月，趁著年少受用，二來作成媽兒起個家事，三來使自己也積攢些私房，免得日後求人。過了十年五載，遇個知心著意的，說得來，話得著，那時老身與你做媒，好模好樣的嫁去，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，可不兩得其便？」美娘聽說，微笑而不言。劉四媽已知美娘心中活動了，便道：「老身句句是好話，你依著老身的話時，後來還當感激我哩。」說罷起身。王九媽立在樓門之外，一句句都聽得的。美娘送劉四媽出房門，劈面撞著了九媽，滿面羞慚，縮身進去。王九媽隨著劉四媽，再到前樓坐下。劉四媽道：「侄女十分執意，被老身右說左說，一塊硬鐵看看熔做熱汁。你如今快快尋個復帳的主兒，他必然肯就。那時做妹子的再來賀喜。」王九媽連連稱謝。是日備飯相待，盡醉而別。後來西

湖上子弟們又有支，單說那劉四媽說詞一節：

劉四媽，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！便是女隨何，雌陸賈，不信有這大才。說著長，道著短，全沒些破敗。就是醉夢中，被你說得醒；就是聰明的，被你說得呆，好個烈性的姑姑，也被你說得他心地改。

再說王美娘自聽了劉四媽一席話兒，思之有理。以後有客求見，欣然相接。復帳之後，賓客如市。捱三頂五，不得空閑，聲價愈重。每一晚白銀十兩，兀自你爭我奪。王九媽賺了若干錢鈔，歡喜無限。美娘也留心畏揀個知心著意的，急切難得。正是：

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臨安城清波門外，有個開油店的朱十老，三年前過繼一個小廝，也是汴京逃難來的，姓秦名重，母親早喪，父親秦良，十三歲上將他賣了，自己在上天竺去做香火。朱十老因年老無嗣，又新死了媽媽，把秦重做親子看成，改名朱重，在店中學做賣油生理。初時父子坐店甚好，後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，十眠九坐，勞碌不得，另招個伙計，叫做邢權，在店相幫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四年有餘。朱重長成一十七歲，生得一表人才。雖然已冠，尚未娶妻。那朱十老家有個侍女。叫做蘭花，年已二十之外，存心看上了朱小官人，幾遍的倒下鉤子去勾搭他。誰知朱重是個老實人，又且蘭花醜醜醜陋，朱重也看不上眼，以此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，別尋主顧，就去勾搭那伙計邢權。邢權是望四之人，沒有老婆，一拍就上。兩個暗地偷情，不止一次，反怪朱小官人礙眼，思量尋事趕他出門。邢權與蘭花兩個裡應外合，使心設計。蘭花便在朱十老面前，假意撇清說：「小官人幾番調戲，好不老實！」朱十老平時與蘭花也有一手，未免有拈酸之意。邢權又將店中賣下的銀子藏過，在朱十老面前說道：「朱小官在外賭博，不長進，櫃裡銀子幾次短少，都是他偷去了。」初次朱十老還不信，接連幾次，朱十老年老糊塗，沒有主意，就喚朱重過來，責罵了一場。

朱重是個聰明的孩子，已知邢權與蘭花的計較，欲待分辨，若起是非不小，萬一老者不聽，枉做惡人。心生一計，對朱十老說道：「店中生意淡薄，不消得二人。如今讓邢主管坐店，孩兒情願挑擔子出去賣油。賣得多少，每日納還，可不是兩重生意？」朱十老心下也有許可之意，又被邢權說道：「他不是要挑擔子出去，幾年上偷銀子做私房，身邊積遺有餘了，又怪你不與他定親，心下怨恨，不願在此相幫，要討個出場，自去娶老婆，做人家去。」朱十老嘆口氣道：「我把他做親兒看成，他卻如此歹意！皇天不佑！罷，罷，不是自身骨肉，到底黏連不上，繇去罷！」遂將三兩銀子把與朱重，打發出門。寒夏衣服和被窩都教他拿去。這也是朱十老好處。朱重料他不肯收留，拜了四拜，大哭而別。正是：

孝己殺身因謗語，申生喪命為讒言。

親生兒子猶如此，何怪螟蛉受枉冤。

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，不曾對兒子說知。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門，在眾安橋下賃了一間小小房兒，放下被窩等件，買巨鎮兒鎮了門，便往長街短巷，訪求父親。連走幾日，全沒消息。沒奈何，只得放下。在朱十老家四年，赤心忠良，並無一毫私蓄，只有臨行時打發這三兩銀子，不夠本錢，做甚麼生意好？左思右量，只有油行買賣是熱鬧。這些油坊多曾與他識熟，還去挑個賣油擔子，是個穩足的道路。當下置辦了油擔傢伙，剩下的銀兩，都交付與油坊取油。那油坊裡認得朱小官是個老實好人，況且小小年紀，當初坐店，今朝挑擔上街，都因邢伙計挑撥他出來，心中甚是不平。有心扶持他，只揀寬淨的好油與他，簽子上又明讓他些。朱重得了這些便宜，自己轉賣與人，也放些寬，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。每日所賺的利息，又且儉吃儉用，積下東西來，置辦些日用家業，及身上衣服之類，並無妄廢。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，牽掛著父親，思想：「向來叫做朱重，誰知我是姓秦！倘或父親來尋訪之時，也沒有個因由。」遂復姓為秦。說話的，假如上一等人，有前程的，要復本姓，或具札子奏過朝廷，或關白禮部、太學、國學等衙門，將冊籍改正，眾所共知。一個賣油的，復姓之時，誰人曉得？他有個道理，把盛油的桶兒，一面大大寫個「秦」字，一面寫「汴梁」二字，將油桶做個標識，使人一覽而知。以此臨安市上，曉得他本姓，都呼他為秦賣油。

時值二月天氣，不暖不寒，秦重聞知昭慶寺僧人，要起個九晝夜功德，用油必多，遂挑了油擔來寺中賣油。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之名，他的油比別人又好又賤，單單作成他。所以一連這九日，秦重只在昭慶寺走動。正是：

刻薄不賺錢，忠厚不折本。

這一日是第九日了。秦重在寺出脫了油，挑了空擔出寺。其日天氣清明，遊人如蟻。秦重繞河而行，遙望十里塘桃紅柳綠，湖內畫船簫鼓，往來遊玩，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走了一回，身子困倦，轉到昭慶寺右邊，望個寬處，將擔子放下，坐在一塊石上歇腳。近側有個人家，面湖而住，金漆籬門，裡面朱欄內，一叢細竹。未知堂室何如，先見門庭清整。只見裡面三四個戴巾的從內而出，一個女娘後面相送。到了門首，兩下把手一拱，說聲請了，那女娘竟進去了。秦重定睛觀之，此女容顏嬌麗，體態輕盈，目所未睹，准准的呆了半晌，身子都酥麻了。他原是個老實小官，不知有煙花行徑，心中疑惑，正不知是甚麼人家。方正疑思之際，只見門內又走出個中年的媽媽，同著一個垂髮的丫頭，倚門閑看。那媽媽一眼瞧著油擔，便道：「阿呀！方才要去買油，正好有油擔子在這裡，何不與他買些？」那丫鬢取了油瓶也來，走到油擔子邊，叫聲：「賣油的！」秦重方才知覺，回言道：「沒有油了！媽媽要用油時，明日送來。」那丫鬢也認得幾個字，看見油桶上寫個「秦」字，就對媽媽道：「那賣油的姓秦。」媽媽也聽得人閑講，有個秦賣油，做生意甚是忠厚，遂吩咐秦重道：「我家每日要油用，你肯挑來時，與你個主顧。」秦重道：「承媽媽作成，不敢有誤。」那媽媽與丫鬢進去了。秦重心中想道：「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甚麼人？我每日到他家賣油，莫說賺他利息，圖個飽看那女娘一回，也是前生福分。」正欲挑擔起身，只見兩個轎夫，擡著一頂青銅幔的轎子，後邊跟著兩小廝，飛也似跑來，到了其家門首，歇下轎子。那小廝走進裡面去了。秦重道：「卻又作怪！看他接甚麼人？」少頃之間，只見兩個丫鬢，一個捧著猩紅的氈包，一個拿著湘妃竹攔花的拜匣，都交付與轎夫，放在轎座之下。那兩個小廝手中，一個抱著琴囊，一個捧著幾個手卷，腕上掛碧玉簫一枝，跟著起初的女娘出來。女娘上了轎，轎夫擡起望舊路而去；丫鬢小廝，俱隨轎步行。秦重又得親炙一番，心中愈加疑惑，挑了油擔子，快快的去。

不過幾步，只見臨河有一個酒館。秦重每常不吃酒，今日見了這女娘，心下又歡喜，又氣悶；將擔子放下，走進酒館，揀個小座頭坐下。酒保問道：「客人還是請客，還是獨酌？」秦重道：「那邊金漆籬門內是甚麼人家？」酒保道：「這是齊衙內的花園，如今王九媽住下。」秦重道：「方才看見有個小娘子上轎，是甚麼人？」酒保道：「這是有名的粉頭，叫做王美娘，人都稱為花魁娘子。他原是汴京人，流落在此。吹彈歌舞，琴棋書畫，件件皆精。來往的都是大頭兒，要十兩放光，才宿一夜哩，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。當初住在湧金門外，因樓房狹窄，齊舍人與他相厚，半載之前，把這花園借與他住。」秦重聽得說是汴京人，觸了個鄉里之念，心中更有一倍光景。吃了數杯，還了酒錢，挑了擔子，一路走，一路的肚中打稿道：「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，落於娼家，豈不可惜！」又自家暗笑道：「若不落於娼家，我賣油的怎生得見！」又想一回，越發痴起來了，道：「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若得這等美人攬抱了睡一夜，死也甘心。」又想一回道：「呸！我終日挑這油擔子，不過日進分文，怎麼想這等非分之事！正是癩蝦蟆想著天鵝肉吃，如何到口！」又想一回道：「他相交的，都是公子王孫，我賣油的，縱有了銀子，料他也不肯接我。」又想一回道：「我聞得做老鴉的，專要錢鈔。就是個乞兒，有了銀子，他也就肯接了，何況我做生意的，清清白白之人？若有了銀子，怕他不接！只是哪裡來這幾兩銀子？」一路上胡思亂想，自言自語。你道天地間有這等痴人，一個小經紀的，本錢只有三兩，卻要把十兩銀子去嫖那名妓，可不是個春夢！自古道：「有志者事竟成。」被他千思萬想，想出一個計策來。他道：「從明日為始，逐日將本錢扣出，餘下的積遺上去。一日積得一分，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數，只消三年，這事便成了；若一日積得二分，只消得得年半；若再多得些，一年也差不多了。」想來想去，不覺走到家裡，開鎖進門。只因一路上想著許多閑事，回來看了自家的睡鋪，慘然無歡，連夜飯也不要吃，便上了床。這一夜翻來覆去，牽掛著美人，哪裡睡得著。

只因月貌花容，引起心猿意馬。

捱到天明，爬起來，就裝了油擔，煮早飯吃了，匆匆挑了王媽媽家去。進了門卻不敢直入，舒著頭，往裡面張望，王媽媽恰才買菜。秦重識得聲音，叫聲：「王媽媽。」九媽往外一張，見是秦賣油，笑道：「好忠厚人，果然不失信。」便叫他挑擔進來，稱了一瓶，約有五斤多重。公道還錢，秦重並不爭論。王九媽甚是歡喜，道：「這瓶油只勾我家兩日用；但隔一日，你便送來，我不往別處去買了。」秦重應諾，挑擔而出，只恨不曾遇見花魁娘子：「且喜扳下主顧，少不得一次不見，二次見，二次不見，二次見。只是一件，特為王九媽一家挑這許多路來，不是做生意的勾當。這昭慶寺是順路，今日寺中雖然不做功德，難道尋常不用油的？我且挑擔去問他。若扳得各房頭做個主顧，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，那一擔油盡勾出脫了。」秦重挑擔到寺內問時，原來各房和尚也正想著秦賣油。來得正好，多少不等，各各買他的油。秦重與各房約定，也是間一日便送油來用。這一日是個雙日。自此日為始，但是單日，秦重別街面上做買賣；但是雙日，就走錢塘門這一路。一出錢塘門，先到王九媽家裡，以賣油為名，去看花魁娘子。有一日會見，也有一日不會見。不見時費了一場思想，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。正是：

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此情無盡期。

再說秦重到了王九媽家多次，家中大大小小，沒一個不認得是秦賣油。時光迅速，不覺一年有餘。日大日小，只揀足色細絲，或積三分，或積二分，再少也積下一分，湊得幾錢，又打換大塊頭。日積月累，有了一大包銀子，零星湊集，連自己也不知多少。

其日是單日，又值大雨，秦重不出去做買賣，積了這一大包銀子，心中也自喜歡：「趁今日空閑，我把他上一上天平，見個數目。」打個油傘，走到對門傾銀鋪裡，借天平兌銀。那銀匠好不輕薄，想著：「賣油的多少銀子，要架天平？只把個五兩頭等子與他，還怕用不著頭紐哩。」秦重把銀包子解開，都是散碎銀兩。大凡成錠的見少，散碎的就見多。銀匠是小輩，眼孔極淺，見了許多銀子，別是一番面目，想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」慌忙架起天平，搬出若大若小許多砝碼。秦重盡包而兌，一釐不多，一釐不少，剛剛一十六兩之數，上秤便是一斤。秦重心下想道：「除去了三兩本錢，餘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費，還是有餘。」又想道：「這樣散碎銀子，怎好出手！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了！現成傾銀店中方便，何不傾成錠兒，還覺冠冕。」當下兌足十兩，傾成一個足色大錠，再把一兩八錢，傾成水絲一小錠。剩下四兩二錢之數，拈一小塊，還了火錢，又將幾錢銀子，置下鑲鞋淨襪，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。回到家中，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，買幾根安息香，薰了又薰。揀個晴明好日，侵早打扮起來。

雖非富貴豪華客，也是風流好後生。

秦重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取銀兩藏於袖中，把房門鎖了，一逕望王九媽家而來。那一時好不高興。及至到了門首，愧心復萌，想道：「時常挑了擔子在他家賣油，今日忽地去做嫖客，如何開口？」正在躊躇之際，只聽得呀的一聲門響，王九媽走將出來，見了秦重，便道：「秦小官今日怎的不做生意，打扮得恁般齊楚，往哪裡去貴幹？」

事到其間，秦重只得老著臉，上前作揖。媽媽也不免還禮。秦重道：「小可並無別事，專來拜望媽媽。」那鴛兒是老積年，見貌辨色，見秦重恁般裝束，又說拜望：「一定是看上了我家哪個丫頭，要嫖一夜，或是會一個房。雖然不是個大勢主菩薩，搭在籃裡便是菜，捉在籃裡便是蟹，賺他錢把銀子買蔥菜，也是好的。」便滿臉堆下笑來，道：「秦小官拜望老身，必有好處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，只是不好啟齒。」王九媽道：「但說何妨，且請到裡面客座裡細講。」秦重為賣油雖曾到王家整百次，這客座裡交椅，還不曾與他屁股做個相識，今日是個會面之始。

王九媽到了客座，不免分賓而，坐對吸內裡喚茶。少頃，丫鬟托出茶來，看時，卻是秦賣油。正不知甚麼緣故，媽媽恁般相待，格格低了頭只是笑。王九媽看見，喝道：「有甚好笑！對客全沒些規矩！」丫鬟止住笑，放了茶杯自去。王九媽方才開言問道：「秦小官有甚話，要對老身說？」秦重道：「沒有別話，要在媽媽宅上請一位姐姐喝一杯酒兒。」九媽道：「難道吃寡酒？一定要嫖了。你是個老實人，幾時動這風流之興？」秦重道：「小可的積誠，也非止一日。」九媽道：「我家這幾個姐姐，都是你認得的，不知你中意哪一位？」秦重道：「別個都不要，單單要與花魁娘子相處一宵。」九媽只道取笑他，就變了臉道：「你出言無度！莫非奚落老娘麼？」秦重道：「小可是個老實人，豈有虛情？」九媽道：「糞桶也有兩個耳朵，你豈不曉得我家美兒的身價！倒了你賣油的灶，還不夠半夜歇錢哩，不如將就揀一個適興罷。」秦重把頸一縮，舌頭一伸，道：「恁的好賣弄！不敢動問，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錢要幾千兩？」九媽見他說要話，卻又回嗔作喜，帶笑而言道：「哪要許多！只要得十兩敵絲。其他東道雜費，不在其內。」秦重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不為大事。」袖中摸出這禿禿裡一大錠放光細絲銀子，遞與鴛兒道：「這一錠十兩重，足色足數，請媽媽收。」又摸出一小錠來，也遞與鴛兒，又道：「這一小錠，重有二兩，相煩備個小東。望媽媽成就小可這件好事，生死不忘，日後再有孝順。」九媽見了這錠大銀，已自不忍釋手，又恐怕一時高興，日後沒了本錢，心中懊悔，也要盡他一句才好。」便道：「這十兩銀子，做經紀的人，積趨不易，還要三思而行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主意已定，不要你老人家費心。」

九媽把這兩錠銀子收於袖中，道：「是便是了，還有許多煩難哩。」秦重道：「媽媽是一家之主，有甚煩難？」九媽道：「我家美兒，往來的都是王孫公子，富室豪家，真個是『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』。他豈不認得你是做經紀的秦小官，如何肯接你？」秦重道：「但憑媽媽怎的委曲宛轉，成全其事，大恩不敢有忘！」九媽見他十分堅心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扯開笑口道：「老身已替你排下計策，只看你緣法如何。做得成，不要喜；做不成，不要怪。美兒昨日在李學士家陪酒，還未曾回；今日是黃衙內約下遊湖；明日是張山人一班清客，邀他做詩社；後日是韓尚書的公子，數日前送下東道在這裡。你且到大後日來看。還有句話，這幾日你且不要來我家賣油，預先留下個體面。又有句話，你穿吸一身的布衣布裳，不像個上等嫖客，再來時，換件綢緞衣服，教這些丫鬟們認不出你是秦小官。老娘也好與你裝謊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一理會得。」說罷，作別出門，且歇這三日生理，不去賣油，到典鋪裡買了一件現成半新半舊的綢衣，穿在身上，到街坊閑走，演習斯文模樣。正是：

未識花院行藏，先習孔門規矩。

丟過那三日不題。到第四日，起個清早，便到王九媽家去。去得太早，門還未開，意欲轉一轉再來。這番裝扮希奇，不敢到昭慶寺去，恐怕和尚們批點，且十景塘散步。良久又轉去，王九媽家門已開了。那門前卻安頓得有轎馬，門內有許多僕從，在那裡閑坐。秦重雖然老實，心下倒也乖巧，且不進門，悄悄的招那馬夫問道：「這轎馬是誰家的？」馬夫道：「韓府裡來接公子的。」秦重已知韓公子夜來留宿，此時還未曾別，重復轉身，到一個飯店之中，吃了些現成茶飯，又坐了一回，方才到王家探信。

只見門前轎馬已自去了。進得門時，王九媽迎著，便道：「老身得罪，今日又不得工夫了。恰才韓公子拉去東莊賞早梅。他是個長嫖，老身不好違拗。聞得說來日還要到靈隱寺，訪個棋師賭棋哩。齊衙內又來約過兩三次了。這是我房主，又是辭不得的。他來時，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，連老身也定不得個日子。秦小官，你真個要嫖，只索耐心再等幾日。不然，前日的尊賜，分毫不動，要便奉還。」秦重道：「只怕媽媽不作成。若還遲，終無失，就是一萬年，小可也情願等著。」九媽道：「恁地時，老身便好張主！」秦重作別，方欲起身，九媽又道：「秦小官人，老身還有句話。你下次若來討信，不要早了。約莫申牌時分，有客沒客，老身把個實信與你。倒是越晏些越好。這是老身的妙用，你休錯怪。」秦重連聲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這一日秦重不曾做買賣。次日，整理油擔，挑往別處去生理，不走錢塘門一路。每日生意做完，傍晚時分就打扮齊整，到王九媽家探信，只是不得功夫。又空走了一月有餘。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，大雪方霽，西風過後，積雪成冰，好不寒冷，卻喜地下乾燥。秦重做了大半日買賣，如前妝扮，又去探信。王九媽笑容可掬，迎著道：「今日你造化，已是九分九釐了。」秦重道：「這一釐是欠著甚麼？」九媽道：「這一釐麼？正主兒還不在家。」秦重道：「可回來麼？」九媽道：「今日是俞太尉家賞雪，筵席就備在湖船之內。俞太尉是七十歲的老人家，風月之事，已是沒份。原說過黃昏送來。你且到新人房裡，吃杯燙風酒，慢慢的等他。」秦重道：「煩媽媽引路。」王九媽引著秦重，彎彎曲曲，走過許多房頭，到一個所在，不是樓房，卻是個平屋三間，甚是高爽。左一間是丫鬟的空房，一般有床榻桌椅之類，卻是備官鋪的；右一間是花魁娘子臥室，鎖著在那裡。兩旁又有耳房。中間客座上面，掛一幅名人山水，香几上博山古銅爐，燒著龍涎香餅，兩旁書桌，擺設些古玩，壁上貼許多詩稿。秦重愧非文人，不敢細看。心下想道：「外房如此整齊，內室鋪

陳，必然華麗。今夜盡我受用，十兩一夜，也不為多。」九媽讓秦小官坐於客位，自己主位相陪。少頃之間，丫鬟掌燈過來，擡下一張八仙桌兒，六碗時新果子，一架攢盒佳肴美醞，未曾到口，香氣撲人。九媽執盞相勸道：「今日眾小女都有客，老身只得自陪，請開懷暢飲幾杯。」秦重酒量本不高，況兼正事在心，只吃半杯。吃了一會，便推不飲。九媽道：「秦小官想餓了，且用些飯再吃酒。」丫鬟捧著雪花白米飯，一吃一添，放於秦重面前，就是一盞雜和湯。鴛兒量高，不用飯，以酒相陪。秦重吃了一碗，就放箸。九媽道：「夜長哩，再請些。」秦重又添了半碗。丫鬟提個行燈來說：「浴湯熱了，請客官洗浴。」秦重原是洗過澡來的，不敢推托，只得又到浴堂，肥皂香湯，洗了一遍，重復穿衣入坐。九媽命撤去肴盒，用暖鍋下酒。此時黃昏已晚，昭慶寺裡的鐘都撞過了，美娘尚未回來。

玉人何處貪歡耍？等得情郎望眼穿！

常言道：「等人心急。」秦重不見娘子回家，好生氣悶。卻被鴛兒夾七夾八，說些風話勸酒，不覺又過了一更天氣。只聽外面熱鬧鬧的，卻是花魁娘子回家，丫鬟先來報了。九媽連忙起身出迎，秦重也離坐而立。只見美娘吃得大醉，侍女扶將進來，到於門首，醉眼蒙朧。看見房中燈燭輝煌，杯盤狼藉，立住腳問道：「誰在這裡吃酒？」九娘道：「我兒，便是我向日與你說的那秦小官人。他心中慕你，多時的送過禮來。因你不得工夫，擔擱他一月有餘了。你今日幸而得空，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。」美娘道：「臨安郡中，並不聞說起有甚麼秦小官人，我不去接他。」轉身便走。九媽雙手托開，即忙攔住道：「他是個至誠好人，娘不誤你。」美娘只得轉身，才跨進房門，擡頭一看那人，有些面善，一時醉了，急切叫不出來，便道：「娘，這個人我認得他的，不是有名稱的子弟，接了他，被人笑話。」九媽道：「我兒，這是湧金門內開緞鋪的秦小官人。當初我們住在湧金門時，想你也曾會過，故此面善。你莫識認錯了。做娘的見他來意志誠，一時許了他，不好失信。你看做娘的面上，胡亂留他一晚。做娘的曉得不是了，明日卻與你陪禮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推著美娘的肩頭向前。美娘拗媽媽不過，只得進房相見。正是：

千般難出度婆口，萬般難脫度婆手。

饒君縱有萬千般，不如跟著度婆走。

這些言語，秦重一句句都聽得，佯為不聞。美娘萬福過了，坐於側首，仔細看著秦重，好生疑惑，心裡甚是不悅，嘿嘿無言。喚丫鬟將熱酒來，斟著大鍾。鴛兒只道他敬客，卻自家一飲而盡。九媽道：「我兒醉了，少吃些麼！」美兒哪裡依他，答應道：「我不醉！」一連吃上十來杯。這是酒後之酒，醉中之醉，自覺立腳不住。喚丫鬟開了臥房，點上銀，也不卸頭，也不解帶，屣脫了繡鞋，和衣上床，倒身而臥。鴛兒見女兒如此做作，甚不過意，對秦重道：「小女平日慣了，他專會使性。今日他心中不知為甚麼有些不自在，卻不干你事，休得見怪！」秦重道：「小可豈敢！」鴛兒又勸了秦重幾杯酒，秦重再三告止。鴛兒送入房，向耳傍吩咐道：「那人醉了，放溫存些。」又叫道：「我兒起來，脫了衣服，好好的睡。」美娘已在夢中，全不答應。鴛兒只得去了。

丫鬟收拾了杯盤之類，抹了桌子，叫聲：「秦小官人，安置罷。」秦重道：「有熱茶要一壺。」丫鬟泡了一壺濃茶，送進房裡，帶轉房門，自去耳房中安歇。秦重看美娘時，面對裡床，睡得正熟，把錦被壓於身下。秦重想酒醉之人，必然怕冷，又不敢驚醒他。忽見欄杆上又放著一床大紅絲的錦被，輕輕的取下，蓋在美娘身上，把銀燈挑得亮亮的，取了這壺熱茶，脫鞋上床，搥在美娘身邊，左手抱著茶壺在懷，右手搭在美娘身上，眼也不敢閉一閉。正是：

未曾握兩攜雲，也算偎香倚玉。

卻說美娘睡到半夜，醒將轉來，自覺酒力不勝，胸中似有滿溢之狀。爬起來，坐在被窩中，垂著頭，只管打乾嘔。秦重慌忙也坐起來，知他要吐，放下茶壺，用撫摩其背。良久，美娘喉間忍不住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美娘放開喉嚨便吐。秦重怕污了被窩，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張開，罩在他嘴上。美娘不知所以，盡情一嘔，嘔畢，還閉著眼，討茶嗽口。秦重下床，將道袍輕輕脫下，放在地平之上；摸茶壺還是暖的，斟上一甌香噴噴的濃茶，遞與美娘。美娘連吃了二碗，胸中雖然略覺豪燥，身子兀自倦怠，仍舊倒下，向裡睡去了。秦重脫下道袍，將吐下一袖的膾，重重裡著，放於床側，依然上床，擁抱似初。

美娘那一覺直睡到天明方醒，覆身轉來，見傍邊睡著一人，問道：「你是哪個？」秦重答道：「小可姓秦。」美娘想起夜來之事，恍恍惚惚，不甚記得真了，便道：「我夜來好醉！」秦重道：「也不甚醉。」又問：「可曾吐麼？」秦重道：「不曾。」美娘道：「這樣還好。」又想一息道：「我記得曾吐過的，又記得曾吃過茶來，難道做夢不成？」秦重方才說道：「是曾吐來。小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，也防著要吐，把茶壺暖在懷裡。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，小可斟上，蒙小娘子不，飲了兩甌。」美娘大驚道：「臟巴巴的，吐在哪裡？」秦重道：「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，是小可把袖子盛了。」美娘道：「如今在哪裡？」秦重道：「連衣服裡藏過在那裡。」美娘道：「可惜壞了你一件衣服。」秦重道：「這是小可的衣服，有幸得沾小娘子的餘瀝。」美娘聽說，心下想道：「有這般識趣的人！」心裡已有四五分歡喜了。

此時天色大明，美娘起身，下床小解，看著秦重，猛然想起是秦賣油，遂問道：「你實對我說，是甚麼樣人？為何昨夜在此？」秦重道：「承花魁娘子下問，小子怎敢妄言。小可實是常來宅上賣油的秦重。」遂將初次看見送客，又看見上轎，心下想慕之極，及積攢嫖錢之事，備細述了一遍：「夜來得親近小娘子一夜，三生有幸，心滿意足。」美娘聽說，愈加可憐，道：「我昨夜酒醉，不曾招接得你。你乾折了許多銀子，莫不懊悔？」秦重道：「小娘子天上神仙，小可惟恐伏侍不周，但不見責，已為萬幸，況敢有非意之望！」美娘道：「你做經紀的人，積下些銀兩，何不留下養家？此地不你來往的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單只一身，並無妻小。」美娘頓了一頓，便道：「你今日去了，他日還來麼？」秦重道：「只這昨宵相親一夜，已慰生平，豈敢又作痴想！」美娘想道：「難得這好人，又忠厚，又老實，又且知情識趣，隱惡揚善，千百中難遇此一人。可惜是市井之輩，若是衣冠子弟，情願委身事之。」

正在沉吟之際，丫鬟捧洗臉水進來，又是兩碗薑湯。秦重洗了臉，因夜來未曾脫幘，不用梳頭，呷了幾口薑湯，便要告別。美娘道：「少住不妨，還有話說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仰慕花魁娘子，在傍多站一刻，也是好的。但為人豈不自揣！夜來在此，實是大膽，惟恐他人知道，有玷芳名，還是早些去了安穩。」美娘點了一點頭，打發丫鬟出房，忙忙的開了減妝，取出二十兩銀子，送與秦重道：「昨夜難為你，這銀兩奉為資本，莫對人說。」秦重哪裡肯受。美娘道：「我的銀子，來路容易。這些須酬你一宵之情，休得固遜。若本錢缺少，異日還有助你之處。那件污穢的衣服，我叫丫鬟前洗乾淨了還你罷。」秦重道：「粗衣不煩小娘子費心，小可自會湔洗。只是領賜不當。」美娘道：「說哪裡話！」將銀子在秦重袖內，推他轉身。秦重料難推卻，只得受了，深深作揖，卷了脫下這件齷齪道袍，走出房門，打從鴛兒房前經過，鴛兒看見，叫聲：「媽媽！秦小官去了。」王九媽正在淨桶上解手，口中叫道：「秦小官，如何去得恁早？」秦重道：「有些賤事，改日特來稱謝。」

來說秦重去了，且說美娘與秦重雖然沒點相干，見他一片誠心，去後好不過意。這一日因害酒，辭了客在家將息。千個萬個孤老都不想，倒把秦重整整的想一日。有詩為證：

俏冤家，須不是串花家的子弟，你是個做經紀本分人兒，哪匡你會溫存，能軟款，知心如意。料你不是個使性的，料你不是個薄情的。幾番待放下思量也，又不覺思量起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那權在朱十老家，與蘭花情熱，見朱十老病廢在床，全無顧忌。十老發作了幾場，兩個商量出一條計策來，俟夜靜更深，將店中資本席捲，雙雙的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。次日天明，十老方知。央及鄰里，出了個失單，尋訪數日，並無動靜，深悔當日不合為那權所惑，逐了朱重。如今日久見人心，聞知朱重賃居眾安橋下，挑擔賣油，不如仍舊收拾他回來，老死有有靠，只怕他記恨在心。教鄰舍好生勸他回家，但記好，莫記惡。秦重一聞此言，即日收拾了傢伙，搬回十老家裡。相見之間，痛哭了一場。十老將所存囊橐，盡數交付秦重。秦重自家又有二十餘兩本錢，重整店面，坐櫃賣油。因在朱家，仍稱朱重，不用秦字。不上一月，十老病重，醫治不痊，嗚呼哀哉。朱重捶胸大慟，如親父一般，殯殮成服，七七做了些好事。朱家祖墳在清波門外，朱重舉

喪安葬，事事成禮。鄰里皆稱其厚德。事定之後，仍先開店。原來這油鋪是個老店，從來生意原好；卻被邢權刻剝存私，將主顧弄斷了多少。今見朱小官在店，誰家不來作成？所以生理比前越盛。朱重單身獨自，急切要尋個老成幫手。有個慣做中人的，叫做金中，忽一日引著一個五十餘歲的人來。原來那人正是莘善，在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。因那年避亂南奔，被官兵衝散了女兒瑤琴，夫妻兩口，恹恹惶惶，東逃西竄，胡亂的過了幾年。今日聞臨安興旺，南渡人民，大半安插在彼，誠恐女兒流落此地，特來尋訪，又沒消息。身邊盤纏用盡，欠了飯錢，被飯店中終日趕逐，無可奈何，偶然聽見金中說起朱家油鋪，要尋個賣油幫手。自己曾開過六陳鋪子，賣油之事，都則在行。況朱小官原是汴京人，又是鄉里。故此金中引薦到來。朱重問了備細，鄉人見鄉人，不覺感傷：「既然沒處投奔，你老夫妻兩口，只住在我身邊，只當個鄉親相處，慢慢的訪著令愛消息，再作區處。」當下取兩貫錢把與莘善，去還了飯錢，連渾家阮氏也領將來，與朱重相見了，收拾一間空房，安頓他老夫婦在內。兩口兒也盡心竭力，內外相幫。朱重甚是歡喜。光陰似箭，不覺一年有餘。多有人見朱小官年長未娶，家道又好，做人又志誠，情願白白把女兒送他為妻。朱重因見了花魁娘子，十分容貌，等閒的不看在眼，立心要訪求個出色的女子，方才肯成親。以此日復一日，擔擱下去。正是：

曾觀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

再說王美娘在九媽家，盛名之下，朝歡暮樂真個口厭肥甘，身嫌錦繡。雖然如此，每遇不如意之處，或是子弟們任情使性，吃醋挑槽，或自己病中醉後，半夜三更，沒人疼熱，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處來，只恨無緣再會。也是桃花運盡，合當變更，一年之後，生出一段事端來。

卻說臨安城中，有個吳八公子，父親吳岳，見為福州太守。這吳八公子，打從父親任上回來，廣有金銀，平昔間也喜賭錢吃酒，三瓦兩舍走動。聞得花魁娘子之名，未曾識面，屢屢遣人來約，欲要嫖他。王美娘聞他氣質不好，不願相接，托故推辭，非止一次。那吳八公子也曾和著閑漢們親到王九媽家幾番，都不曾會。其時清明節屆，家家掃墓，處處踏青，美娘因連日遊春困倦，且是積下許多詩畫之債，未曾完得，吩咐家中：「一應客來，都與我辭去。」閉了房門，焚起一爐好香，擺設文房四寶，方欲舉筆，只聽得外面沸騰，卻是吳八公子，領著十餘個狠僕，來接美娘遊湖。因見鴛兒每次回他，在中堂行凶，打家打伙，直闖到美娘房前，只見房門鎖閉。原來妓家有個回客法兒，小娘躲在房內，卻把房門反鎖，支吾客人，只推不在。那老實的就被他哄過了。吳公子是慣家，這些套子，怎地瞞得？吩咐家人扭斷了鎖，把房門一腳踢開。美娘躲身不迭，被公子看見，不由分說，教兩個家人，左右牽手，從房內直拖出房外來，口中兀自亂嚷亂罵。王九媽欲待上前陪禮解勸，看見勢頭不好，只得閃過。家中大小，躲得沒半個影兒。

吳家狠僕牽著美娘，出了王家大門，不管他弓鞋窄小，望街上飛跑。八公子在後，揚揚得意。直到西湖口，將美娘下了湖船，方才放手。美娘十二歲到王家，錦繡中養成，珍寶般供養，何曾受恁般凌賤。下了船，對著船頭，掩面大哭。吳八公子見了，放下面皮，氣忿忿的像關雲長單刀赴會，一把交椅，朝外而坐，狠僕侍立於傍。面吩咐開船，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一個不住：「小賤人，小娼根，不受人擡舉！再哭時，就討打了！」美娘哪裡怕他，哭之不已。船至湖心亭，吳八公子吩咐擺盒在亭子內，自己先上去了，卻吩咐家人：「叫那小賤人來陪酒。」美娘抱住了欄杆，哪裡肯去？只是嚎哭。吳八公子也覺沒興，自己吃了幾杯淡酒，收拾下船，自來扯美娘。美娘雙腳亂跳，哭聲愈高。八公子大怒，教狠僕拔去簪珥。美娘蓬著頭，跑到船頭上，就要投水，被家童們扶住。公子道：「你撒賴便怕你不成！就是死了，也只費得我幾兩銀子，不為大事。只是送你一條性命，也是罪過。你住了啼哭時，我就放回去，不難為你。」美娘聽說放他回去，真個住了哭。八公子吩咐移船到清波門外僻靜之處，將美娘繡鞋脫下，去其裏腳，露出一對金蓮，如兩條玉筍相似。教狠僕扶他上岸，罵道：「小賤人！你有本事，自走回家，我卻沒人相送。」說罷，一篙子撐開，再向湖中而去。正是：

焚琴煮鶴從來有，惜玉憐香幾個知！

美娘赤了腳，寸步難行，思想：「自己才貌兩全，只為落於風塵，受此輕賤。平昔枉自結識許多王孫貴客，急切用他不著，受了這般凌辱。就是回去，如何做人？倒不如一死為高。只是死得沒些名目，枉自享個盛名，到此地位，看著村莊婦人，也勝我十二分。這都是劉四媽這個嘴，哄我落坑墮塹，致有今日！自古紅顏薄命，亦未必如我之甚！」越思越苦，放聲大哭。

事有偶然，卻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門外朱十老的墳上，祭掃過了，打發祭物下船，自己步回，從此經過。聞得哭聲，上前看時，雖然蓬頭垢面，那玉貌花容，從來無兩，如何不認得！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花魁娘子，如何這般模樣？」美娘哀哭之際，聽得聲音嘶熟，止啼而看，原來正是知情識趣的秦小官。美娘當此之際，如見親人，不覺傾心吐膽，告訴他一番。朱重心中十分疼痛，亦為之流淚。袖中帶得有白綾巾一條，約有五尺多長，取出劈半扯開，奉與美娘裹腳，親手與他拭淚。又與他挽起青絲，再三把好言寬解。等待美娘哭定，忙去喚個暖轎，請美娘坐了，自己步送，直到王九媽家。

九媽不得女兒消息，在四處打探，慌迫之際，見秦小官送女兒回來，分明送一顆夜明珠還他，如何不喜！況且鴛兒一向不見秦重挑油上門，多曾聽得人說，他承受了朱家的店業，手頭活動，體面又比前不同，自然刮目相待。又見女兒這等模樣，問其緣故，已知女兒吃了大苦，全虧了秦小官。深深拜謝，設酒相待。日已向晚，秦重略飲數杯，起身作別。美娘如何肯放，道：「我一向有心於你，恨不得你見面，今日定然不放你空去。」鴛兒也來挽留。秦重喜出望外。是夜，美娘吹彈歌舞，曲盡生平之技，奉奉秦重。秦重如做了一個遊仙好夢，喜得魄蕩魂消，手舞足蹈。夜深酒闌，二人相挽就寢。雲雨之事，其美滿更不必言：

一個是足力後生，一個是慣情女子。這邊說三年懷想，費幾多役夢勞魂；那邊說一夜相思，喜饒倖皮貼肉。一個謝前番幫襯，合今番恩上加恩；一個謝今夜總成，比前夜愛中添愛。紅粉妓傾翻粉盒，羅帕留痕。賣油郎打潑油瓶，被窩沾濕。可笑村兒乾折本，作成小子弄風梳。

雲雨已罷，美娘道：「我有句心腹之言與你說，你休得推托！」秦重道：「小娘子若用得著小可時，就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，豈有推托之理？」美娘道：「我要嫁你。」秦重笑道：「小娘子就嫁一萬個，也還數不到小可頭上，休得取笑，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。」美娘道：「這話實是真心，怎說取笑二字！我自十四歲被媽媽灌醉，梳弄過了。此時便要從良，只為未曾相處得人，不辨好歹，恐誤了終身大事。以後相處的雖多，都是豪華之輩，酒色之徒。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，哪有憐香惜玉的真心。看來看去，只有你是個志誠君子，況聞你尚未娶親。若不嫌我煙花賤質，情願舉案齊眉，白頭奉侍。你若不允之時，我就將三尺白羅，死於君前，振白我一片誠心，也強如昨日死於村郎之手，沒名沒目，惹人笑話。」說罷，嗚嗚的哭將起來。秦重道：「小娘子休得悲傷。小可承小娘子錯愛，將天就地，求之不得，豈敢推托？只是小娘子千金聲價，小可家貧力薄，如何擺布，也是力不從心了。」美娘道：「這卻不妨。不瞞你說，我只為從良一事，預先積攢些東西，寄頓在外。贖身之費，一毫不費你心力。」秦重道：「就是小娘子自己贖身，平昔住慣了高堂大廈，享用了錦衣玉食，在小可家，如何過活？」美娘道：「布衣蔬食，死而無怨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娘子雖然，只怕媽媽不從。」美娘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兩個直說到天明。

原來黃翰林的衙內，韓尚書的公子，齊太尉的舍人，這幾個相知的人家，美娘都寄頓得有箱籠。美娘只推要用，陸續取到，密地約下秦重，教他收置在家。然後一乘轎子，擡到劉四媽家，訴以從良之事。劉四媽道：「此事老身前日原說過的。只是年紀還早，又不知你要從哪一個？」美娘道：「姨娘，你莫管是甚人，少不得依著姨娘的言語，是個真從良，樂從良，了從良；不是那不真，不假，不了，不絕的勾當。只要姨娘肯開口時，不愁媽媽不允。做侄女的沒別孝順只有十兩金子，奉與姨娘，胡亂打些釵子；是必在媽媽前做個方便。事成之時，媒禮在外。」劉四媽看見這金子，笑得眼兒沒縫，便道：「自家兒女，又是美事，如何要你的東西！這金子權時領下，只當與你收藏。此事都在老身身上。只是你的娘，把你當個搖錢樹，等閒也不輕放你出去。怕不要千把銀子。那主兒可是肯出手的麼？也得老身見他一見，與他講道才好。」美娘道：「姨娘莫管閒事，只當你侄女自家贖身便了。」劉四媽道：「媽媽可曉得你到我家來？」美娘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四媽道：「你且在我家便飯，待老身先到你家，與媽媽講。講得通

時，然後來報你。」

劉四媽雇乘轎子，擡到王九媽家，九媽相迎入內。劉四媽問起吳八公子之事，九媽告訴了一遍。四媽道：「我們行戶人家，倒是養成個半低不高的丫頭，盡可賺錢，又且安穩，不論甚麼客就接了，倒是日日不空的。侄女只為聲名大了，好似一塊鯨魚落地，馬蟻兒都要鑽他。雖然熱鬧，卻也不得自在。說便許多一夜，也只是個虛名。那些王孫公子來一遍，動不動有幾個幫閑，連宵達旦，好不費事。跟隨的人又不少，個個要奉承他好。有些不到之處，口裡就出粗，哩羅的罵人，還要弄損你傢伙，又不好告訴他家主，受了若干悶氣。潯濠山人墨客，詩社棋社，少不得一月之內，又有幾日官身。這些富貴子弟，你爭我奪，依了張家，違了李家，一邊喜，少不得一邊怪了。就是吳八公子這一個風波，嚇殺人的，萬一失差，卻不連本送了？官宦人家，和他打官司不成！只索忍氣吞聲。今日還虧著你家時運高，太平沒事，一個霹靂空中過去了。倘然山高水低，悔之無及。妹子聞得吳八公子不懷好意，還要到你家索鬧。侄女的性氣又不好，不肯奉承人。第一是這件，乃是個惹禍之本。」九媽道：「便是這件，老身常是擔憂。就是這八公子，也是有名有稱的人，又不是微賤之人。這丫頭抵死不肯接他，惹出這場寡氣。當初他年紀小時，還聽人教訓。如今有了個虛名，被這些富貴子弟誇他獎他，慣了他性情，驕了他氣質，動不動自作自主。逢著客來，他要接便接，他若不情願時，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他轉。」劉四媽道：「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，都則如此。」

王九媽道：「我如今與你商議：倘若有個肯出錢的，不如賣了他去，倒得乾淨，省得終身擔著鬼胎過日。」劉四媽道：「此言甚妙。賣了他一個，就討得五六個。若湊巧撞得著相應的，十來個也討得的。這等便宜事，如何不做！」王九媽道：「老身也曾算計過來：那些有勢有力的不出錢，專要討人便宜；及至肯出幾兩銀子的，女兒又嫌好道歉，做張做智的不肯。若有好主兒，妹子做媒，作成則個。倘若這丫頭不肯時節，還求你攬掇。這丫頭做娘的話也不聽，只你說得他信。話得他轉。」劉四媽呵呵大笑道：「做妹子的此來，正為與侄做媒。你要許多銀子便肯放他出門？」九媽道：「妹子，你是明理的人。我們這行戶例，只有賤買，哪有賤賣？況且美兒數年盛名滿臨安，誰不知他是花魁娘子，難道三百四百，就容他走動？少不得要他千金。」劉四媽道：「待妹子去講。若肯出這個數目，做妹子的便來多口。若合不著時，就不來了。」臨行時，又故意問道：「侄女今日在哪裡？」王九媽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自從那日吃了吳八公子的虧，怕他還來淘氣，終日裡擡個轎子，各宅去分訴。前日在齊太尉家，昨日在黃翰林家，今日又不知在哪家去了。」劉四媽道：「有了你老人家做主，按定了坐盤星，也不容侄女不肯。萬一不肯時，做妹子自會勸他。只是尋得主顧來，你卻莫要捉班做勢。」九媽道：「一言既出，並無他說。」九媽送至門首。劉四媽叫聲噪，上轎去了。這才是：

數黑論黃雌陸賈，說長話短女隨何。

若還都像虔婆口，尺水能興萬丈波。

劉四媽回到家中，與美娘說道：「我對你媽媽如此說，這般講，你媽媽已自肯了。只要銀子見面，這事立地便成。」美娘道：「銀子已曾辦下，明日姨娘千萬到我家來，玉成其事，不要冷了場，改日又費講。」四媽道：「既然約定，老身自然到宅。」美娘別了劉四媽，回家一字不題。

次日，午牌時分，劉四媽果然來了。王九媽問道：「所事如何！」四媽道：「十有八九，只不曾與侄女說過。」四媽來到美娘房中，兩下相叫了，講了一回說話。四媽道：「你的主兒到了不曾？那話兒在哪裡？」美娘指著床頭道：「在這幾只皮箱裡。」美娘把五六只皮箱一時都開了，五十兩一封，搬出十三四封來，又把些金珠寶玉算價，足勾千金之數。把個劉四媽驚得眼中出火，口內流涎，想道：「小小年紀，這等有肚腸！不知如何設處，積下許多東西？我家這幾個粉頭，一般接客，趕得著他哪裡！不要說不會生發，就是有幾文錢在荷包裡，閑時買瓜子磕，買糖兒吃，兩條腳布破了，還要做媽的與他買布哩。偏生九阿姐造化，討得著，年時賺了若干錢鈔，臨出門還有這一主大財，又是取諸宮中，不勞餘力。」這是心中暗想之語，卻不曾說出來。美娘見劉四媽沉吟，只道作難索謝，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綢，兩股寶釵，一對鳳頭玉簪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這幾件東西，奉與姨娘為伐柯之敬。」劉四媽歡天喜地對王九媽說道：「侄女情願自家贖身，一般身價，並不短少分毫。比著孤老賣身更好。省得閑漢們從中說合，費酒費漿，還要加一加二的謝他。」

王九媽聽得說女兒皮箱內有許多東西，倒有佛然之色。你道卻是為何！世間只有鴛兒的狠，做小娘的設法些東西，都送到他手裡，才是快活。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籠內，鴛兒曉得些風聲，專等女兒出門，開鎖鑰，翻箱倒籠取個罄空。只為美娘盛名下，相交都是大頭兒，替做娘的掙得錢鈔，又且性格有些古怪，等閒不敢觸犯，故此臥房裡面，鴛兒的腳也不擱進去。誰知他如此有錢。劉四媽見九媽顏色不善，便猜著了，連忙道：「九阿姐，你休得三心兩意。這些東西，就是侄女自家積下的，也不是你本分之錢。他若肯花費時，也花費了。或是他不長進，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，你也哪裡知道！這還是他做家的好處。況且小娘自己手中沒有錢鈔，臨到從良之際，難道赤身趕他出門？少不得頭上腳下都要收拾得光鮮，等他好去別人家做人。如今他自家拿得出這些東西，料然一絲一線不費你的心。這一主銀子，是你完完全全繫在腰跨裡的。他就贖身出去，怕不是你女兒？倘然他掙得好時，時朝月節，怕他不來孝順你？就是嫁了人時，他又沒有親爹親娘，你也還去做得著他的外婆，受用處正有哩。」只這一套話，說得王九媽心中爽然，當下應允。劉四媽就去搬出銀子，一封封兌過，交付與九媽，又把這些金珠寶玉，逐件指物作價，對九媽說道：「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些價錢。若換與人，還便宜得幾十兩銀子。」王九媽雖同是個鴛兒，倒是個老實頭兒，憑劉四媽說話，無有不納。

劉四媽見王九媽收了這主東西，便叫忘八寫了婚書，交付與美兒。美兒道：「趁姨娘在此，奴家就拜別了爹媽出門，借姨娘家住一兩日，擇吉從良，未知姨娘允否？」劉四媽得了美娘許多謝禮，生怕九媽翻悔，巴不得美娘出他他門，完成一事，說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當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臺拜匣，皮箱鋪蓋之類。但是鴛兒家中之物，一毫不動。收拾已完，隨著四媽出房，拜別了假爹假媽，和那姨娘行中，都相叫了。王九媽一般哭了幾聲。美娘喚人挑了行李，欣然上轎，同劉四媽到劉家去。四媽出一間幽靜的好房，頓下美娘行李。眾小娘都來與美娘叫喜。是晚，朱重差莘善到劉四媽家討信，已知美娘贖身出來。擇了吉日，笙簫鼓樂娶親。劉四媽就做大媒送親，朱重與花魁娘子花燭洞房，歡喜無限。

雖然舊事風流，不減新婚佳趣。

次日，莘善老夫婦請新人相見，各各相認，吃了一驚。問起根由，至親三口，抱頭而哭。朱重方才認得是丈人丈母。請他上坐，夫妻二人，重新拜見。親鄰聞知，無不駭然。是日，整備筵席，慶賀兩重之喜，飲酒盡歡而散。三朝之後，美娘教丈夫備下幾副厚禮，分送舊相知各宅，以酬其寄頓箱籠之恩，並報他從良信息。此是美娘有始有終處。王九媽、劉四媽家，各有禮物相送，無不感激。滿月之後，美娘將箱籠打開，內中都有黃白之資，吳綾蜀錦，何止百計，共有三千餘金，都將匙鑰交付丈夫，慢慢的買房置產，整頓家當。油舖生理，都是丈人莘善管理。不上一年，把家業掙得花錦般相似，驅奴使婢，甚有氣象。

朱重感謝天地神明保佑之德，發心於各寺廟喜捨合殿油燭一套，供琉璃燈油三個月；齋戒沐浴，親往拈香禮拜。先從昭慶寺起，其他靈隱、法相、淨慈、天竺等寺，以次而行。

就中單說天竺寺，是觀音大士的香火，有上天竺、中天竺、下天竺，三處香火俱盛，卻是山路，不通舟楫。朱重叫從人挑了一擔香燭，三擔清油，自己乘轎而往。先到上天竺來。寺僧迎接上殿，老香火秦公點燭添香。此時朱重居移氣，養移體，儀容魁岸，非復幼時面目，秦公哪裡認得他是兒子。只因油桶上有個大大的「秦」字，又有「汴梁」二字，心中甚以為奇。也是天然湊巧。剛剛到上天竺，偏用著這兩隻油桶。朱重拈香已畢，秦公托出茶盤，主僧奉茶。秦公問道：「不敢動問施主，這油桶上為何有此三字？」朱重聽得問聲，帶著汴梁人的土音，忙問道：「老香火，你問他怎麼？莫非也是汴梁人麼？」秦公道：「正是。」朱重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為何在此出家？共有幾年了？」秦公把自己鄉里，細細告訴：「芋年上避兵來此，因無活計，將十三歲的兒秦重，過繼與朱家。如今有八年之遠。一向為年老多病，不曾下山問得信息。」朱重一把抱住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孩兒便是秦重。向在朱家

挑油買賣。正為要訪求父親下落，故此於油桶上，寫「汴梁秦」三字，做個標識。誰知此地相逢！真乃天與其便！」眾僧見他父子別了八年，今朝重會，各各稱奇。朱重這一日，就歇在上天竺，與父親同宿，各敘情節。

次日，取出中天竺、下天竺兩個疏頭換過。內中朱重，仍改做秦重，復了本姓。兩處燒香禮拜已畢，轉到上天竺，要請父親回家，安樂供養。秦公出家已久，吃素持齋，不願隨兒子回家。秦重道：「父親別了八年，孩兒缺侍奉。況孩兒新娶媳婦，也得他拜見公公方是。」秦公只得依允。秦重將轎子讓與父親乘坐，自己步行，直到家中。秦重取出一套新衣，與父親換了，中堂設坐，同安莘氏雙雙參拜。親家莘公、親母阮氏，齊來見禮。

此日大排筵席。秦公不肯開葷，素酒素食。次日，鄰里斂財稱賀。一則新婚，二則新娘子家眷團圓，三則父子重逢，四則秦小官歸宗復姓，共是四重大喜。一連又吃了幾日喜酒。秦公不願家居，思想上天竺故處清淨出家。秦重不敢違親之志，將銀二百兩，於上天竺另造淨室一所，送父親到彼居住。其日用供給，按月送去。每十日親往候問一次。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。那秦公活到八十餘，端坐而化。遺命葬於本山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秦重和莘氏，夫妻偕老，生下兩孩兒，俱讀書成名。至今風月中市語，凡誇人善於幫襯，都叫做「秦小官」，又叫「賣油郎」。有詩為證：

春來處處百花新，蜂蝶紛紛競採春。
堪愛豪家多子弟，風流不及賣油人。